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妝鈿鑷傳 第二回 夾榆頭趁館教子 賈思文逐師散學

卻說弓長兩長到七八歲時，其父自慮年老，子又尚幼，必叫他讀幾年書，萬一取個功名，好頂當門戶。品算的卻極好，但捨不得錢，趁趁搭搭讀了二三年。後來人家都嫌他扣索，都不願要他。那一日，正躊躇弓長兩無處讀書，忽有比廬村賈思文、賈世哲堂兄弟二人來約他，說道：「俺那村裡想著拮一個學先，特來約恁的學生讀書。」弓長兩之父便問：「要請誰哩？」賈思文說：「是請互鄉任之煥。聽說他哩學問極好，功夫又純，因此想請他。」弓長兩之父又問：「是怎麼請的？」賈思文說：「學禮是大包作三千錢。」弓長兩之父又問：「是幾個學生，每人出多少學禮？」賈思文說：「我和舍弟家兩個學生，還有牛翁家一個，還有甄寸金家一個，連恁這一個，是五個學生。我與舍弟俺兩家管飯，恁三家出學禮，每人出錢一千，是欲這樣請的。」弓長兩之父聽說叫出錢一千，暗想道：「俺哩一個小學生，就出一千錢。」又意思的意思說：「既沒頭去，又不管飯，這也罷。」三人遂議定日期，把任之煥請下了。

及上學之後，誰知賈思文兄弟二人，雖也讀了兩句書，並不知待先生的體統。賈世哲是個扣索的，不禮閒人一個，輕一無個客到，先生也輕一不得幫客吃個嘴兒，家中所蓄芝麻葉盡多，一月三□天，大約就吃四五□頓。賈思文還覺四海些，間或有個客到，先生還得陪客解一解饑，至於青菜，間或也還有些。任之煥教了半年，也是熬煎的急了，那日慘淒起來，不覺提筆寫了幾句詞兒，道那賈世哲之待先生。寫云：

先生任之煥，東家賈世哲。今年我來到，去年偏收芝麻葉。清晨調酸湯，晌午炒上些，晚餐打糊塗，又是不用說。

又寫了幾句詩，道賈思文之待先生。寫云：

一月三□天，青菜又堪數。老蔥蘧蘧芽，頓頓相拌著。白水煮豆腐，見之豈能多？間或有酒食，其實非為我。

寫完，默吟了幾遍，就夾到書本裡面了。一日任之煥回家，被賈思文從書中揪出，看了一看，便大怒曰：「這個學先全不識好歹，等他回來，一定把他攆了！」及至遲了兩三天，任之煥來了，賈思文即到書房與他說話，開口便說：「你這一個人全不知足盡，你在恁家吃什麼了？去年俺請了一個童生，俺兩家管飯，或是長蔥蘸醬，或是秦椒蒜汁，他並不嫌俺的飯食賴。今年你就有這些話說，要是外人知道，豈不丟俺的濟，這書俺是讀不成的。」說罷，即將任之煥拉出門去，就把書房門鎖了。任之煥也就忍氣吞聲，悶悶而去。先生既去了，學生也都散了。弓長兩回到家中，將攆先生的來歷，告知其父親。父聽說，就說：「這樣看起來，先生是難請哩，這書是難讀哩，不如待得幾年，我與你上個監，支架門戶罷。」自此以後，弓長兩也就再不讀書了。

松月道士曰：欲教子，慳吝錢，趁趁搭搭從個任之煥。賈思文，好說大話，待先生，卻也不見。硬把師傅攆出去，學生因而大家散，只閃得夾榆頭，進退兩難。前後想，左右算，這書可也讀不成，不如使錢上個監。

江湖散人曰：父愛子兮是本心，論到讀書偏惜金。趁搭學館卻省錢，廢學卻在比廬村。